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六

列傳

竇嬰

田蚡

灌夫

凶德參會

班固一語斷盡

其質長者

是文帝時人才在武帝時所以終困

論和親征伐

安國言最當此李最長者處深得高祖文帝之心

河間獻王

最賢宗室

河間獻王

淮南王安

皆好士

河間好儒術歿有美謚淮南好雜術卒以亂誅

李廣

父子皆以勇過取敗

文帝知廣能全廣武帝知陵不能全陵

程不識李廣

古人以師出以律論之未為不是二人皆是偏才

衛青霍去病

二人在武帝時號名將

二人所將兵力強

未見智勇大過人處

為人城

青小心不敢薦士一事見得去病夸誕匈奴未何故家為見得武帝好大故去病寵過青

論難易

青所當單于去病當又出青擊其全盛

司馬相如

論蜀啓問劄非

非徒無益

封禪

啓人主修心死而未已

竊卓文君

班固載之詳所以畏其有是才而深惜之也

開西南夷

賦大臣

勸封禪心術只是一

武帝好而不用

武帝實聰明

不能勝私欲終入封禪之說

使縣令負弩誇耀鄉里

見其本心狡詐為利驅之徒也

公孫弘

倪寬

曲學阿世

弘罪重

後主父偃使董仲舒

寬罪輕

只是阿意

其不可為大臣則同

二人為吏皆可觀

掩小善不可掩大疵

班固謂通世務事緣飾以儒術以稱二人則可笑並量仲舒則不可道利之分

二人皆為漢大臣當論大節

私人主病不廣大

尚竊遲之

桀之餘烈

皆是迎合

寬議封禪

明堂上壽

皆是阿意

卜式

阿意取寵與弘寬同李又不

以輸財啓入主其弊告終私罪重

張湯杜周專以人主意為獄

酷吏班固不入酷吏雖錄其子孫故然湯周罪不止一於酷吏亦微姚之法

張安世賢者能蓋其父愆

杜延年能吏亦能改父過

班固謂推賢揚善宜有後此是漢人見識

張湯所見豈美不過倪寬其他類小人耳

張騫 李廣利

張騫論奉使之節似蘇武只是心術不同

蘇武行法以侯命張騫行險以僥倖

騫以奉使開武帝侈心意在封侯皆只緣一封侯之害生盡無數

武帝以內寵用廣利意在封廣利侯班固立傳深有意

蘇建 蘇武

蘇建用兵功績不著勸大將招士一節亦見其心術

蘇武占之虜使論其在無人之境不變其節出於忠節中古一人

漢不厚賞蘇武拘非軍功不侯之法為典屈固却是因任

司馬遷後世良史之冠責以古史則不逮

學從橫老來為被刑言多激切九班固論遷史之失皆出於此

史多與經不合

終不見古文尚書尚禮左氏傳

變編年為紀傳萬世不可改

不當以春秋法責之

展助

朱買臣

吾丘壽王

主父偃

徐樂

皆縱橫之流

互相傾覆

四人用事皆以殺身

論其言惟主父偃以匈奴好

推恩之令亦長才智最為禍最重

徐樂書說士傾勢是但說駁

樂若用亦李四子

嚴安

終軍

嚴安一書甚中武帝病有深意此一時策好

終軍

亦有才未解君子之道

但

棄儒銳進

請纓以銳進殺身

對白麒麟洽可

喜供亦迎合偶中

論徐偃論正心

邪亦起刻薄

東方朔

滑稽朝隱之士

正與袁盎相反

袁盎持正論行其私心

害絳侯下趙談殺晁錯皆是

方朔滑稽

實持正論

諫起上林

却董偃之類皆是

下趙談

却董偃

事同情異各執而方朔公也

公孫賀等

石慶

不止具臣

皆庸人

田千秋一言悟主取輕夷狄益鐵之議括囊不言本非忠

誠因機取貴然其言近厚以保榮祿

霍光 金日磾

重厚忠義之臣 皆近社稷之臣 武帝以重厚知二人

日磾識高於光暗合古道

殺弄兒全其宗不以胡人先中國不為群臣所忌

霍光擁昭立宜功此社稷之臣

見識既不如日磾又不學 隱小妻殺后之謀以覆其

宗利田千秋蔡義易制而忌魏相蕭望之失賢士不

學無術 班固贊霍光褒貶甚當

汲黯 近世社稷之臣

武帝深知汲黯知而不用志不合

矯制發倉 揖大將軍 罵張湯

諫昆邪王事皆是大節

未有全美處亦緣學淺慕袁盎傳伯為人

其心術與袁盎大異蓋只慕其直諫一事

淮南王憚汲黯 事理與王蠲存燕血脉相通蓋汲黯存一人心術

鄭當時 好名趨利之士

班固以當時與黯同傳以其推賢相侶而事實不同

置驛請謝賓客 戰國四豪之風

所薦如東郭咸陽孔僅皆聚斂之臣

傳

議魏其武安

首鼠多端

傅介子

行險僥倖之士

此時漢威已振介子倚漢威以行詐徒使失信夷狄

通鑑說是

此時不須如此又無甚利害與吳漢 曾苗事体大異

雋不疑

寬而能斷之士

諫暴勝之

此亦多所平反

辨方遂之詐

此時事勢只當如此托之經術

辭霍光婚只是見識高

此亦是勇

孝者必仁仁者必勇

故其勇不發

酷吏

郭解

武帝無循吏

趙之門華皆酷吏武帝本非無刑之身質只緣多事欲齊之以刑

班固正其名別其疑義

只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

亂世之俠士治世之罪人

武帝誅郭解

故人主之權變豪俠之俗此是雄才大畧也

韓固申公

守道之儒

韓固不改黃老

申公勸武帝力行

未表章六經尚可好儒而徒取其文章則儒亡矣此與

魯兩生不從叔孫通禮儀一同未復古禮尚可制禮

而姑徇時宜則禮已矣

儒林

武帝興太學是好

一也專以取士

士趨利

發策決科

二者未達於郡國

班固傳叙有此微意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六終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七

論宣帝地位資質

宣帝資質

頗類景帝

亦類武帝

但緣長於民間達情偽故知民疾苦故慢於景帝
此無逸知稼穡知艱難之說也

在民間知官吏欺弊賞罰不明故綜核名實信賞必罰
知民間愁嘆緣吏不良故選良二千石

更稱民安緣此二事 寬仁恭儉皆不及文帝

族霍光 殺趙蓋韓楊

修武帝故事車服盛於昭帝時



論文宣優劣三不欺之說最好

任德人不忍欺文帝專務

任察人不能欺

任刑人不敢欺宣帝兼有

類景帝持刑太深

類武帝好夸大祥瑞之類

論宣帝治效

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信威北夷單于慕義

上是宣帝治術所致 下是遭時亦緣應之得策

侔德商宗周宣

班固以德言未然較功比迹頗類亦有難易

黃龍之詔吏多欺慢

斷獄歲以萬數要致文景幾致刑措不能得

承武帝虛耗之後歷年穀石五錢富庶之效達

緣昭帝息兵宣帝值匈奴亂無大兵革兼武虛耗亦與秦楚漢之際不同

論宣帝難易

自古中興之君惟夏少康漢光武最難皆在滅亡之後

商高宗 周宣 唐憲宗其次難皆在衰微之後

唐明皇承則天中宗之亂又其次難

宣帝最易

武帝末年只是凋耗天下一統百官率職又更昭帝

拊循 宣帝最易

論宣帝規模

自處以雜霸其實全是霸道 齊威晉文豈全無仁義
禮智信只是不至誠宣帝正如此

魏相權數全似管仲道與宣帝合

丙吉雖寬大不能正救宣帝

王吉全談王道見謂迂闊 吏稱其職只是漢吏

簿書獄訟而已

王吉說盡

王者規模愈久愈隆霸者不終而衰

齊威東畧 晉文翟泉 宣帝黃龍詔皆是智力窮處

論宣帝粹駁

既是霸者規模自然駁而不粹

雖有循吏酷吏亦不少

循吏只此數人皆緣宣帝德意薄故名歸良吏若文

帝時豈可勝紀正如詩之風雅

天抵宣帝正是道之以政齊之以刑

如魏相舉行故事之類亦只是政

魏相稱上意 王吉謂迂闊便見粹駁

論宣帝措置

推亡固存措置是緣得魏相諫伐匈奴力

此却是魏相經術處以漢之力乘匈奴亂滅之後亦
可然夷狄必有一種為中國患

不臣匈奴此是儒者議論不同 然蕭望之議是

古雖先夏後夷然望之言時達變不生後患

置常平倉當時之利法弊則害

論五經亦長專門之風

置屬國處降羗一時無侵邊之擾後世有猾夏之患患

在後漢

論宣帝任用

能任魏相道合 不能知王吉此是規模小將王吉作

俗儒看了 任充國過於吉難

雖是樞機周密勝似 輕信欲比知人善任使不得亦

緣意向用兵求速効 故充國難合若遇文帝不用許

多力

以蕭望之傳太子 以恭顯任中書

最是宣帝任用之失

宰相以道事君 只奉職 奏事自此大臣 輕故張 敬敢劾黃霸

天子有諍臣七人 不容 蓋寬饒自此言 路塞 雖數奉無直言

內外久任最得用人之道緣知艱難

事意本末

懲霍光弊丞相以下皆奉職奏事

前與武帝抑田蚡後與光武吏事責二公皆是懲外

戚

論常平倉當知元帝罷

後漢朱暉議各有是此是故法否師遺法

石渠論經自武帝表章宣帝用經術比武帝差勝

月令陰陽蕭望之議匈奴魏相五兵之類皆是

祥瑞紀年自武帝歌薦郊廟

劉生更鑄黃金王褒祠金馬碧鷄後武帝方士

只得綜核名實比武帝力覺早

宣帝意與武帝同 不與文帝信鬼神同

屬國處降羌

當時之利後世之害 夷狄不可納之中國如此

自顯宗時有恙患終漢迄晉

總核名實自知臣疾苦

緣武帝好事功不甚核名實故吏多虛偽民受其害

自擇良二千石亦因此

信賞必罰却是綜核名實

綜核是任察不能免人欺 王成是

故信賞必罰懲黃龍之詔亦不必欺慢

王成是綜核名實窮處 黃龍詔是信賞必罰窮處

不用儒者 亦是綜核名實未

綜核責近效

儒術道長功遠

人謂宣帝寬於民嚴於吏 跡似如此其實不然

吏推君之治致於民者也只看人君意向但看君賞

所說只看當時風俗

情理血脉

宣帝用人不免私意

魏相因許史攻霍氏

丙吉許史以舊恩

蕭望之始以攻霍氏進終以輕丙吉退

出擊屯田兩從其說

但知綜核名實不得委任責成之道

因屯田功成置屬國降羗却似議論 皆以急近效故

允親政後來誅霍氏前所行事大抵為霍氏

奏封事 假公田 罷屯兵 皆是魏相誅弱霍氏事

徐生不賞宣帝自在民間不善霍氏 魏相又有隙意

在養成其惡徐生發其機故始不合終不賞

事情異同

文帝謫賈誼 文帝惜人才

宣帝迂闊王吉 宣帝輕儒生

事同情異

高祖語叔孫通令易行 文帝令張釋之無甚好高
事同情異

宣帝謂俗儒不達時宜

高文量力

亦少自強

宣帝輕人

文帝挫周勃

宣帝怨霍氏

事情亦異

文帝緣宋昌疑周勃因袁盎說薄周勃功本心不如此
故終全周勃

宣帝素怨霍氏又挾許后事故魏相蕭望之之計行終
滅霍氏

古人深意

宣帝君臣用意不如文帝君臣深遠

去副封

罷屯田

假公田等皆為霍氏

班固於霍光傳中說嗜慾深者天機淺

魏相奉行故事 今椽史詢邦國災變盜賊知宣帝攬

權在察故因其機進言所以稱上意

史氏褒貶

班固論孝宣皆是侔德高宗周宣過許

論兩魏傳循吏酷吏皆有深意

論王貢同說又謂材優龔鮑不然

昭帝不親政只論地位資質 在漢最為聰明主

辯燕王上書詐與晉獻公不辨驪姬寔毒正相反

謂將軍為非不須校尉 此文帝待薄太 右言釋周勃

先後覺不同

前輩議昭帝不討霍光之罪是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七終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八

列傳

魏相 去 丙吉 漢名詞

魏相 玄副封雖有私 誅霍氏不遺種復怨大過

嚴毅称上意非和羹意

諫伐匈奴最好 奏行便宜

秦言水旱盜賊

行明堂月令三事皆好

只因許史進終致元帝信任許史不正之過

丙吉 雖以舊恩自知宰相體能以寬 大濟宣帝嚴不伐舊恩皆好

牛喘事前輩有是非之論亦然

以馭吏言見獎不薦馭吏為自欺亦欺其上

趙充國 漢賢將

以全取勝是其所長此兵法者第一議

守屯田議與亞夫堅壁事体同充國尤難

七國時事急 羗兵諸將所輕

充國自薦 亞夫文帝所屬

能盡兵吏利害不盡國利害 得之於屯田失之於置屬國

常惠 鄭吉 皆緣奉使侯 常惠有不降之節

于定國 法理精能之士

未可比張釋之 諫不用 諫石棹等皆有遠見

宣帝持刑深定國不能正

王吉 純儒

班固謂之逸民極然出處最得理

輔昌邑以道 上書不阿宣帝時好

謂公卿務在簿書獄訟未有建萬世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切中時病貢禹大節不立不可與王吉同列

韋賢 漢儒生

為宰相在霍光秉政時只是備位在所不論

疏廣 見機之士 亦甚正

人議論二疏只以為知止知足不見古人深意廣以正論內忤許伯外拂丞相意上以此器重尤是二人所忌不去必有奇禍兼在位五歲見元帝資質非能保全師傳故斷然去之此皆見機

不去若不為許史所害終亦必如蕭望之見殺不殖產亦是避禍

正論既能盡職見機又能保身全美

陳萬年 佞人 以佞得丙吉薦 亦以佞見容宣帝

鄭弘 鄭昌 能吏 比之趙張之徒為論良 不入循吏者無卓異之迹

異議律令其言近厚見刑志

張敞 尹翁歸 許延壽 張敞 皆能吏

尹翁歸身與韓延壽相反

張敞有識慮

諫方士一書最好在郊祀志

廣漢只是挾術任威

所以四人有殺身保身之異

蓋寬饒 直臣

死最無辜

刑餘周召

法律詩書

言中時病

鄭昌救寬饒書最好帝殺之自去社稷之術

馮奉世 能將

行險僥倖之士

奉世矯制雖立功不可格于後

楊惲 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

罪不至死

然正如
孟成

張安世 漢賢相

忠謹景可取 薦賢不許來謝

矯霍氏知宣帝攬權意

社延年 能吏

法理之士咸精其能

正謂延年輩

夏侯勝 漢儒賢者

言災異漢儒皆有此患 勝言守所學不苟合為可重

王成 黃霸 朱邑 龔遂 召信臣

王成雖偽增戶口自是循吏此史以瑕瑜不掩之法

黃霸從夏侯勝受經 龔遂諫昌邑薦王生

三士皆過人不止循吏事

五人在宣帝時能以德化宜在循吏之科

田延年 嚴延年 尹賞

三人雖是天資好殺亦緣上好下甚

班固傳延年及賞亦見宣帝刑深之弊亦見異政殊俗

之意

路溫舒 長者之能言者

劫中宣帝時病班固贊得是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九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九

論元成哀平

元帝昏懦

雖節儉儒雅小美不足揜大失

成帝加之荒淫亡漢是成帝

哀帝昏悞尊陶定不聽諫

雖有小美亦不足以揜大失

平帝幼弱擁虛器

元成蒙宣帝遺業天下又安四夷賓服戶口孳息

亂在朝廷所以內移而民有謳吟之思

論元成哀任用

元帝知蕭望之不能用又不能保全

知弘恭石顯姦不能去郭所以亡

成帝因王章言疑王氏為張禹所誤

只知任師傅亦誤

大抵昏主無知人之明信近習亦亂信師傅亦亂

至帝累誅大臣欲強主威

却任丁傳董賢所謂尤而效之 王莽所以得詐取

事意本末

懲霍光收威柄却用恭顯 懲刑名用儒生却得貢薛韋康持祿保位之人

懲蕭望之死信張禹却誅王章委王鳳

懲王氏誅大臣却殺王嘉用丁傳董賢 臨亂之君各賢其臣

論斬郵支當知是宜帝餘威

事情異同

文帝恭儉為大德 元帝恭儉是小善

武帝好儒得公孫弘倪寬等俗儒

元帝好儒得貢薛韋康等盜儒

元帝恭儉 成帝求遺書

成帝寵樂府放鄭聲

賢者皆至好事只緣不得人君大節皆不足道

史氏褒貶

班固贊元成甚當

孝宣之業衰焉蓋其所威福由來者漸矣
論衰平未然

若哀帝嚮國永 丁傳董賢之禍不滅王氏

列傳

劉向

學博而未純

鴻寶

災異五行

遣外親上書皆從未純來

其忠無比

始困於恭顯

終憤王氏

允所著書所上書所論事皆忠直學雖未純心則俱正
直諫多聞古之益友劉向兼有

劉歆

學過向

其向忠邪相反

其罪不勝誅

躬

息夫躬

班固論之甚當

利口之惡以邦家者

賈捐之

能言之士

數短石顯詔剛只緣欲進却用楊興計反為顯誅所謂
張也德焉得剛

諫伐珠崖一事與嚴助甚別自取其死與嚴助同此不

可以人廢言

楊王孫

胡建

朱雲

梅福

云敞

五人皆著節班固謂之狂狷極當但人品有高下

楊王孫以身矯世無他事以平生厚自奉養知其不能

為朱雲梅福

胡建亦有剛節然事所係不比朱雲梅福係國家輕重
朱雲梅福欲斬張禹 諫殺王章事體皆同

但朱雲過剛出處之際梅福又好

云敬能忘死收吳章却事莽朝

能於師不能於君非所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辛慶忌 名將

功名不比趙充國威重相侔

甘延壽 陳湯 改會宗 邊將習知夷狄情偽者

奉使矯制非常法 其功雖多不可厚賞亦不嘗沮遠

廉衡沮之有私意郵支事又不比莎車

論人材 甘延壽不
如陳湯

薛廣德 平當 彭宣

元成哀時大臣不能正權侍還威柄

廣德諫諍 平當辭封 彭宣乞骸

班固謂異乎苟慮失之者意甚許之亦不足深許

當恭顯王氏董賢用事時為宰相與比肩並立不能大

正欲以小廉取名何足道哉

貢禹

人謂之玉貢不然古有大臣之風

禹乃持祿保位之人鄙夫患失者

允所言於元帝者皆所謂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養其
一指而失其有背與恭謹為用

龔勝

龔舍

鮑宣

雖人才不同皆守死善道有伯

楊雄謂楚兩龔之潔其清美乎甚當

嚴君平

鄭子真

薛方

郭欽

蔣詡

皆逸民

嚴君平深於易道者最高

鄭子真避世之士

郭欽蔣詡仕則立節隱則保身出處皆得

薛方幾於避尾然智足自保

餘不仕莽皆全節之士

紀唐

仕莽大節已虧要比柳下惠不得

柳下惠降志辱身只在父母之邦亦不從弑父與君者

韋元成

議郊廟事謂儒各有得失

要知在元成時議及禮文者皆貢禹之類

京房

攻石顯

是以正攻邪 但挾災異 交獲博術皆不正

考課法之煩碎不必論

要之設官用人不如 古欲行考課甚難

兼此乃君相事若如宣帝魏相不必別立法

翼奉

李尋

災異天道

言天道者鮮不殺身天道無常豈能皆中

子產說最好

翼奉

正不交匪人能保身

李尋

賢良一事不免於邪故獲罪

王尊

王章

以類言之皆能三輔

尊與章同

邛崃叱馭

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但人物別陽賢尊能此不同道而各合於理者

以人物論

王章漢忠臣義不忘漢而綱存章雖死王氏之罪著

馭

諸葛豐

根也慾焉得剛

附石顯告周堪起於患失

元帝猶察見之抑為小人

劉輔

鄭宗

皆以忠正獲罪亂世

但仕亂世自多殺亦不可全責所守皆是執事

無可訾議諫立趙后

沮定陶后

孫寶

母將隆

二人大節本好畏淳于長

中獄不捨刺史去

亦頗緣患夫之意

不畏杜穉季未為不是穉季亦未足為豺狼但云不行

此事當去

何並 能吏

有趙張尹翁歸之風

班固謂節亞尹翁歸近之此亦以迹論人物

蕭望之

比汲黯有學但質直有不及黯者

輕丙吉

緣霍光不禮傾霍氏引鄭朋是其三失

凡議事皆有經術可觀

班固謂近古社稷臣望之剛正有此質只力量亦未到

馮奉世

莎車功少於鄧支矯制同

西域功雖料敵知己專臣兵多取勝

謂次克國未克國以全取勝

野王能臣 參賢遭禍 外戚相忌 外戚相殺

元帝不用後宮親周恭顯

哀帝屢誅大臣任丁傳董賢

成帝誅恭顯委政王氏

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非好亂惡治

康衡 張禹 孔光 馬宮

皆是鄙夫事君者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

用

雖有儒學皆不足道光不從丁傳事亦是黨王氏罪有輕重張禹重

王商 史丹 傳喜

皆守正義有大臣一節

商止訛言忤王鳳惟欲納女一節未能忘死生

史丹諫易太子 傳喜不阿定陶

薛宣 朱博

薛宣能吏 為宰相非其才

朱博刀筆吏 資小人

翟方進

儒學文法相兼亦非大臣之才大臣當知道小有才

杜欽 谷永

專指後宮阿黨外戚 張禹罪魁

二人皆王氏羽翼托儒為姦 口道先生語行如市人

杜鄴

雖傳會王氏不比欽永迷國

論丁傳正是哀帝時大亦不比欽永

何武 王嘉 師丹 三人所執皆正

何武王嘉被禍 師丹免身 有幸有不幸

班固論何武比薛宣材不及未然既經術正直過之則

何材不及固所稱乃吏材耳

漢人喜刀筆吏班固來時人語如此

何沮王莽 嘉諫董賢 師丹止定陶尊號

皆有大臣節論人物何武為優

楊雄

楊子學之正者

不速去幾為王莽所辱遯尾屬自悔故敢蜀莊

自比孟子不及明甚闢異端亦難易不同作太玄學

易未能則易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九終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十

秦漢之際月表

班固謂三代承聖王之烈漢收孤秦之弊是說

此亦是封建郡縣利害

又是道德之威狂妄之威成乎安強滅亡之說

諸侯王表

班固意主封建 周秦利害明

漢初大封宗室利大害小 後弱宗室利小害大

當初只合小其力不當奪其權

王子侯表

班固二序有深意皆得顯微之体

武帝托廣親分諸侯 元帝時宗室衰兆見物莫兩大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班固分此作一節有深意緣景帝之後方有非有功而

侯者此序大意傷漢於功臣恩薄

高文不輕予人爵孝武周密使靡有子遺緣周密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班固序意不取景帝降侯者

又有深意吳越明越用兵雖應本約不比創業比得已

師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周崇德報功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漢事適周別

大抵起於註隸匹夫

外戚恩澤侯表

只論立名便見僥倖

論高祖繼絕皆為民心無

恩澤後世以寵宰相外戚為僥倖

詔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莫食惟賜無

常 予以馭其幸

百官公卿表

漢因秦官名

從簡易則可亦見不享之實

縱有更改多不合古

所以表三公九卿列將三輔者謂漢不專任宰相多以

大司馬將軍輔政

九卿更用事

宣帝時尤委三輔

古今人表

無有是處 久未可以等分 人不可以九等分盡

古人有一人而數名號者

表多重也

古人有名存而不見行事者

表但以時世為高下

有是古官名如五為五鵠之屬指為人者

若是升降去取未合理不可具道

景不合者既是在漢史却欲備古今是不量力只有些

本意班固漢人不欲品第漢人托意於古

然當時若撰事迹顯著者畧存升降以誅亂臣賊子亦

可何必求奇務博自成紛錯不得春秋闕疑常事不書之法

律歷志

律度量衡互相為用以存古法一存可以制律上下生

劉歆京房異說當兩存

漢初律因秦

劉氏但紀鏗鏘不能言其義

武帝置協律官乃周李延年律終不正

班固律志乃取劉歆典領鍾律緣漢律不正

班固取王莽事為漢志亦未然

古歷法自春秋失孔子存歷法於春秋

漢張倉用顛帝歷大抵因襲秦舊

歷不可不革緣天數有餘分積久必差張倉失於不能革

歷不可輕革革而當其悔乃亡木初最得改歷之道

落下閔唐都之徒術數精密

司馬遷壺遂之徒皆一時博物洽聞之士

張壽王橫議必候課清臺候是非堅定

大初是以律起歷自太初起直用至孝淳風甲子元歷只是斗分中未合天故而亦差

劉歆三統歷譜其文極難博可喜術數最疎不曾施用

班固不載太初歷却載三統歷法最未是

禮樂志

漢禮樂所以不如古者高祖無復古之志叔孫通無復

古之學

賈誼董仲舒王吉劉向所說一同時異

文武宣皆是可興之時三子不用可惜

成帝不是可興之時劉向豈不知王氏擅權正是晏子

對齊景公禮可已田氏之意

劉歆教王莽興禮樂全不知乃父之意意謂向欲於成帝時興禮樂亦可於莽時興禮樂

漢初樂劉氏但紀錄錄不知其義雖存前之舞典同存六代不同

武帝協律不見鄭聲所作

稱頌已德不得周頌告成功之義

哀帝罷樂府表世美事 但樂今已亡

刑法志

漢兵志訟秦 班固述司馬法傷古制不復

古制變有漸

一變為威文節制 再變為戰國 武卒 銳士

漢兵制 內有南北軍 外有材官騎士 皆是秦制

兵農尚未全分但講武全無古法

大拒古之為兵止欲捍天下之患

自武文雖修合古法其意欲速得志於天

下功利自此興

漢刑雖比秦法極寬視古尤重

古刑至穆王用輕典 諸侯漸重至秦極

約法三章權宜收人心 九章亦是因人心增作

但蕭何只是擴撫秦法故終重於古

文帝除肉刑意極善 一時皆法蠶令反重緣無三代之臣意與呂刑同而法異

景帝減笞定蠶却是 武帝興功利復重

宣帝置廷平 求之官不若反之德呂刑自反之意與宣帝異

成帝定蠶令 竟無大變更班固惜之謂刑漢不正律令為刑本不正

律令只是刑之法不是刑本

刑本六府三事見治是刑本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是刑
本若刑本不立雖日更法歲定令刑亦終繁
以迹觀之文宣皆恤刑

文帝刑省 宣帝刑繁 德化不足

漢代惟文帝刑省只緣躬化養民刑本近古

食貨志

食貨分為二 本神農取益取噬嗑 禹艱食憇迂

洪範一食二貨 周九職三農商賈之意

古井田法

養生送死 積蓄富教皆在其中

富國強兵乃是自然之效先王本心不在此

後世井田廢 務農者或務蓄積或務力耕

其大意主在富強然皆得一偏無復先王遺意

後儒惟董仲舒知本限田 師丹限田法固有小未善

衰世不能行良法總善亦不能行

王莽以亂臣妄意古法不足論

勸農 文帝知農為天下大本

賈誼是錯皆言蓄積誼言開籍田 錯言拜爵贖罪

勸之以身富教兩得 勸之以利害國富俗壞

武帝富民搜索

耿壽昌常平倉

勸之以農雖晚較之始皇不悟則賢

勸之以術農少利則不勸

地力 李悝 趙過 任光 皆在農官得人

常平 先王時有發 欽不伴利 李悝平糶有古意已有富強之心

耿壽昌常平意在省漕 故班固書曰增海租見壽

昌心術不專為民諸儒所以欲能

農末 文帝耕藉恭儉 自然民起本

不待設法是錯權宜之術

自景帝後 宮室列館車馬一增修武帝奢侈宣帝修

武帝故事 元帝不能檢制豪戚俗奢侈

賦稅漢三十而稅一侶輕於古然不如此民不富

初稅十五之一 後稅三十之一

雖武帝不敢變三十之一

漕運 創業 用省 極盛用廣

初漕數十萬石 後漕數百萬石

蓄積文帝以儉化民 民俗厚故有蓄積

雖承高惠之後却富庶 武帝奢侈雖承文景海內

虛耗自後雖務農俗奢侈蓄積終不如文

天下大費莫甚於兵 莫蠹於侈武帝無失故虛

文帝無得故富庶

元成無兵以侈故蠹元雜儉法不行於貴近

錢幣 貨以通食 錢以便貨

權萬物低昂通市賈細微非此不可

九府圜法錢幣法備 景帝大錢始壞法

文帝放鑄有深意

為吳王有銅山勢不可禁不如放鑄

吳鄧錢布天下實為漢鑄爾

賈誼賈山皆正論

武帝數更幣有害無益皮幣 三銖 五銖白金亦反

大抵錢幣皆以佐用通貨非以為富國之資 貨與欲奪錢幣矯枉不歸

主懲忿窒 怨用度一省無假多為錢幣之法若逞忿

縱慾雖錢幣日改適足以擾民者刑初無利也

錢物輕重錢輕則盜鑄 錢重則物輕

漢榆莢三銖太輕 惟半兩五銖得輕重之中

赤仄一當五亦非良法

武帝橫費

莫重於兵 兩越困江淮 西南夷困巴蜀

朝鮮困燕齊 匈奴困天下 漕渠番係鄭當時

養馬為成胡養馬

宮室苑囿 栢梁 諸苑 巡行之幸四方

封禪

振流民民擾而散又從而振給之徒費無益所謂剗肉
醫瘡

武帝橫斂權法

武帝橫斂甚多然類是權法不敢增正賦此亦有材畧
能遠慮

賣爵贖罪

武功爵

皮幣

白金

酎金

鹽鐵

卅商車

告緡

均輸

林送入刻補郎

武帝聚斂之臣

張湯皮幣白金

東郭孔僅鹽鐵

桑弘羊均輸三人皆鄭當時薦

卜式輸財

所忠株送富人

卜式欲烹桑弘羊尤乃以輸財至三公富人莫應因行

告緡其罪弘羊尤重東郭咸陽孔僅桑弘羊皆鄭當

時薦當時為罪魁

多事必橫斂橫斂必嚴刑 一以窒異議

一以作非法 誅顏異 舉兼并之類

故張湯杜周義縱之徒皆緣此起

多事起於人主多欲好用興事之臣

嚴朱事兩越 唐蒙司馬開西南夷 彭越穿朝鮮

張騫使西域 魏霍擊匈奴降昆邪

番係鄭當時穿漕渠 倪寬議封禪

兵費條目

轉漕 築城 軍賞 納降 車馬 器械 屯戍

鹽鐵孔僅始變法幹鹽鐵

昭帝議鹽鐵 元帝罷鹽鐵未幾復

此雖非良法要之增常賦則又不同亦權宜足用之計
平準法起管仲通重輕之權成於桑弘羊要是與民爭

利又不比鹽鐵

權酤古禁群飲周但有戒酒謹酒豈有酒禁王莽義和鑿

說昭帝罷權酤甚嘗後世養民事體又與漢不同

漢臣議食貨有三等

知本之臣賈誼董仲舒師丹是也 近王道

理財之臣晁錯耿壽昌是也

霸道聚斂之臣東郭咸陽孔僅桑弘羊是也

戰國所謂良臣孟子所謂民賊

王莽變法亂制事皆不同行學者亦不可不知

漢君有三等

高祖惠帝昭帝

撫摩瘡痍得於不擾

中

文帝

養民供儉

上

景帝

不待文帝尚能尊業

次上

宣帝

選擇良吏

次上

元帝

節儉不能免俗奢侈

中下

成帝蒙遺業

成荒淫

下

哀帝用任董賢丁傅

下

武帝逞忿肆欲本與秦同科觀其不增正賦末年追悔

不致於亂亦中之次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十終

